

叶圣陶

叶圣陶散文名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藕与莼菜

看月

良辰入奇怀

名著



叶圣陶

名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藕与莼菜
看月
良辰入奇怀

1995 ·

成都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朱成蓉

封面设计:任兆祥

版面设计:史小燕

书名 叶圣陶散文名著

定价 14.80元

作者 叶圣陶

ISBN7-5411-1287-5/I·12-5

1995年9月第二版

199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15000册

印张 13.5 插页 5

字数 303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目 录

二十年代卷

生 活.....	(3)
· 记徐玉诺.....	(6)
· 出自肺腑与发自丹田.....	(12)
· 形式的桎梏.....	(15)
· 没有秋虫的地方.....	(19)
· 藕与莼菜.....	(21)
· 将 离.....	(24)
· 客 语.....	(27)
· 丛墓似的人间.....	(33)
· 骨牌声.....	(37)
· 卖白果.....	(41)
· 深夜的食品.....	(44)
· 苍 蝇.....	(48)
· 《天鹅》序	(54)
· “万方多难欲何之”	(56)
· 希 望.....	(60)
· 无谓的界线.....	(64)

“双双的脚步”	(70)
纯乎其纯	(74)
一件烂棉袄	(77)
魔 法	(79)
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83)
华队公会的供状	(86)
“知识阶级”	(88)
记佩弦来沪	(91)
致死伤的同胞	(96)
莫遗忘	(98)
国故研究者	(101)
诗 人	(109)
白 采	(114)
好友宾若君	(117)
江绍原君的工作	(125)
“良辰入奇怀”	(128)
法 度	(130)
偶 谈	(131)
完 满	(132)
写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	(134)
两法师	(136)
《未厌集》前言	(143)
追念陶元庆先生	(144)

三十年代卷

假如我有一个弟弟	(149)
过去随谈	(154)

做了父亲·····	(161)
牵牛花·····	(165)
从焚书到读书·····	(167)
何所为而学习·····	(169)
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	(171)
没有日记·····	(174)
“今天天气好啊!” ·····	(176)
“文明利器” ·····	(178)
看 月·····	(181)
读 经·····	(183)
中年人·····	(185)
不甘寂寞·····	(188)
苏州“光复” ·····	(192)
读 书·····	(195)
马可尼来华·····	(197)
预 言·····	(200)
儿子的订婚·····	(202)
掳枪的生活·····	(205)
“百日通” ·····	(208)
说 书·····	(210)
昆 曲·····	(213)
关于文字的改革·····	(217)
三种船·····	(221)
天井里的种植·····	(231)
几种赠品·····	(236)
木炭习作跟短小文字·····	(239)

读书的态度·····	(243)
过 节·····	(245)
《未厌居习作》自序 ·····	(247)
路·····	(249)
记游洞庭西山·····	(253)
勒令转学·····	(258)
假 山·····	(262)
其实也是诗·····	(267)
骑 马·····	(269)
书 桌·····	(274)
抗战周年随笔·····	(281)

四十年代卷

乐山被炸·····	(287)
心·····	(291)
《孔乙己》中的一句话 ·····	(294)
答复朋友们·····	(298)
略谈音乐与生活·····	(300)
以画为喻·····	(303)
革自己的命·····	(307)
据理论而言·····	(310)
冲破那寂静·····	(314)
知识分子·····	(318)
四个“有所” ·····	(323)
独善与兼善·····	(326)
胡愈之先生的长处·····	(331)
“习惯成自然” ·····	(334)

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	(337)
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	(341)
两种习惯养成不得·····	(345)
暴露的效果·····	(348)
做好人与看书·····	(350)
助学运动·····	(353)
慰问教师·····	(356)
我坐了木船·····	(359)
驾 长·····	(362)
从此不再听见他的声音·····	(365)
夏丏尊先生逝世·····	(367)
饶夫子·····	(371)
有志青年何必一定要高攀学府的门墙·····	(374)
《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序 ·····	(376)
“生活教育” ·····	(379)
“相濡以沫” ·····	(381)
名与实·····	(383)
牛·····	(385)
“为万世开太平” ·····	(388)
“努力事春耕” ·····	(390)
记教师的话·····	(393)
关于“中学生与文艺”笔谈会·····	(397)
南京事件·····	(400)
济之先生逝世·····	(402)
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	(404)
“言志”和“载道” ·····	(406)

佩弦的死讯·····	(409)
谈佩弦的一首诗·····	(413)
朱佩弦先生·····	(417)
回忆瞿秋白先生·····	(423)
佩弦周年祭·····	(425)

二十年代卷

生 活

乡镇上有一种“来扇馆”，就是茶馆，客人来了，才把炉子里的火扇旺，炖开了水冲茶，所以得了这个名称。每天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来扇馆”却名不副实了，急急忙忙扇炉子还嫌来不及应付，哪里有客来才扇那么清闲？原来这个时候，镇上称为某爷某爷的先生们睡得酣足了，醒了，从床上爬起来，一手扣着衣扣，一手托着水烟袋，就光降到“来扇馆”里。泥土地上点缀着浓黄的痰，露筋的桌子上满缀着油腻和糕饼的细屑；苍蝇时飞时止，忽集忽散，像荒野里的乌鸦；狭条板凳有的断了腿，有的裂了缝；两扇木板窗外射进一些光亮来。某爷某爷坐满了一屋子，他们觉得舒适极了，一口滚烫的茶使他们神清气爽，几管浓辣的水烟使他们精神百倍。于是一切声音开始散布开来：有的讲昨天的赌局，打出了一张什么牌，就赢了两底；有的讲自己的食谱，西瓜鸡汤下面，茶腿丁煮粥，还讲怎么做鸡肉虾仁水饺；有的讲本镇新闻，哪家女儿同某某有私情，哪家老头儿娶了个十五岁的侍妾；有的讲些异闻奇事，说鬼怪之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有几位不开口的，他们在那里默听，微笑，吐痰，吸烟，支颐，遐想，指头轻敲桌子，默唱三眼一板的雅曲。迷濛的烟气弥漫一室，一切形一切声都像在云里雾里。午饭时候到了，他们慢慢地踱回家去。吃罢了饭依旧聚集在

“来扇馆”里，直到晚上为止，一切和午前一样。岂止和午前一样，和昨天和前月和去年和去年的去年全都一样。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城市里有一种茶社，比起“来扇馆”就像大辘之于椎轮了。有五色玻璃的窗，有仿西式的红砖砌的墙柱，有红木的桌子，有藤制的几和椅子，有白铜的水烟袋，有洁白而且洒上花露水的热的公用手巾，有江西产的茶壶茶杯。到这里来的先生们当然是非常大方，非常安闲，宏亮的语音表示上流人的声调，顾盼无禁的姿态表示绅士式的举止。他们的谈话和“来扇馆”里大不相同了。他们称他人不称“某老”就称“某翁”；报上的记载是他们谈话的资料，或表示多识，说明某事的因由，或好为推断，预测某事的转变；一个人偶然谈起了某一件事，这就是无穷的言语之藤的萌芽，由甲而及乙，由乙而及丙，一直蔓延到癸，癸和甲是决不可能牵连在一席谈里的，然而竟牵连在一起了；看破世情的话常常可以在这里听到，他们说什么都没有意思都是假，某人干某事是“有所为而为”，某事的内幕是怎样怎样的；而赞誉某妓女称扬某厨司也占了谈话的一部分。他们或是三三两两同来，或是一个人独来；电灯亮了，坐客倦了，依旧三三两两同去，或是一个人独去。这都不足为奇。可怪的是明天来的还是这许多人；发出宏亮的语音，做出顾盼无禁的姿态还同昨天一样；称“某老”“某翁”，议论报上的记载，引长谈话之藤，说什么都没有意思都是假，赞美食色之慾，也还是重演昨天的老把戏！岂止是昨天的，也就是前月，去年，去年的去年的老把戏。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上海的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谁能计算他们的数目。车马的喧闹，屋宇的高大，相形之下，显出人们的浑沌和微小。我

们看蚂蚁纷纷往来，总不能相信他们是有思想的。马路上的行人和蚂蚁有什么分别呢？挺立的巡捕，挤满电车的乘客，忽然驰过的乘汽车者，急急忙忙横穿过马路的老人，徐步看玻璃窗内货品的游客，鲜衣自炫的妇女，谁不是一个蚂蚁？我们看蚂蚁个个一样，马路上的过客又哪里有各自的个性？我们倘若审视一会儿，且将不辨谁是巡捕，谁是乘客，谁是老人，谁是游客，谁是妇女，只见无数同样的没有思想的动物散布在一条大道上罢了。游戏场里的游客，谁不露一点笑容？露笑容的就是游客，正如黑而小的身体像蜂的就是蚂蚁。但是笑声里面，我们辨得出哀叹的气息；喜愉的脸庞，我们可以窥见寒噤的颤感。何以没有一天马路上会一个动物也没有？何以没有一天游戏场里会找不到一个笑容？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我们丢开优裕阶级欺人阶级来看，有许许多多从红绒绳编着小发辫的孩子时代直到皮色如酱须发如银的暮年，老是耕着一块地皮，眼见地利确是生生不息的，而自己只不过做了一柄锄头或者一张犁耙！雪样明耀的电灯光从高大的建筑里放射出来，机器的声响均匀而单调，许多撑着倦眼的人就在这里做那机器的帮手。那些是生产的利人的事业呀，但是……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一切事情用时行的话说总希望它“经济”，用普通的话说起来就是“值得”。倘若有一人用一把几十位的大算盘，将种种阶级的生活结一个总数出来，大家一定要大跳起来狂呼“不值得”。觉悟到“不值得”的时候就好了。

刊于《时事新报》（1921年10月27日），署名圣陶；1981年11月17日修改。

记徐玉诺

假设我没有记忆，
现在我已是自由的了。
人类用记忆把自己缠在笨重的木桩上。

这是玉诺许多杂诗中的一首。他对记忆最感愤慨，他辨出了记忆的味道。在又一首小诗里，他说：

当我走入了生活的黑洞
足足的吃饱了又苦又酸的味道的时候，
我急吞吞的咽了咽；
我就又向前进了。
历史在后边用锥子刺我的脊梁筋；
我不爱苦酸，我却希望更苦更酸的味道。

他的记忆确是非常酸苦的。只就他的境遇来说：他的家乡在河南鲁山县，是兵和匪的出产地。他眼见掳着枪炮杀人的人扬长走过；他眼见被杀的尸骸躺在山野间；他眼见辛苦的农人白天给田主修堡垒，夜间又给田主守堡垒，因为要防抢劫；他

在因运兵而断绝交通的车站旁边，眼见在尘土里挣扎的醉汉，只求赏一个钱的娼妓，衙门里的老官僚，沿路赌博的赌棍，东倒西歪的烟鬼和玩弄手枪的土匪，而且与他们作伴。当初与他一起的，后来他觉得他们变了，虽然模样依旧，还能认识；这更使他伤心得几乎发狂，尝到了记忆的最酸苦的味道。他曾经对我说：“在我居住的境界里，似乎很复杂，却也十分简单，只有阴险和防备而已！”我虽然不知道他所有的记忆，只就“阴险和防备”来想，倘若拿来搁在舌尖上，就足以使我们哭笑不得了。

他咒诅“阴险和防备”的境况和人物的诗很多。在这样的境况和人物之中，当然只有咒诅，只有悲痛，而无所期求。但是在咒诅倦了，悲痛像波浪一样暂时平息了的时候，他羡慕“没有一点特殊的记忆”的海鸥。当然，他要像海鸥似的，漂浮在“不能记忆的海上”生活，是做不到的。所以他赞美颠倒记忆的梦幻，羡慕泯没记忆的死灭，以为在这两种境界里，尝到的总不是现在尝到的酸苦的味道了。但是，梦幻不会破空飞来，死灭又不可骤得，这又引起他深沉的悲叹。试读以下两首诗：

现实是人类的牢笼，

幻想是人类的两翼。

一只小鸟——失望的小东西——

他的两翼破碎而且潮湿；

他挣扎着起飞，

但他终归落下。

呵，可怜的脱不出牢笼的人呀！

——《现实与幻想》

自杀还算得有意义的：
没意义的人生，
他觉得自杀也是没趣味。

——《小诗》

不过他在一首《春天》里，起先叙了小鸟、小草、小孩对于春天的赞颂，以下说：

失望的哲学家走过，
逗留着无目的的寻求；
缕一缕乱发，
慈祥的端详着小鸟，小草，小孩……
仿佛这……告诉他说虚幻的平安。
倦怠的诗人走过，
擦一擦他的眼泪，微笑荡漾在枯皱的额上，
仿佛这……点缀了他梦境的美丽。

在现实的境界里，足以使他暂时满足的只有“虚幻的平安”和“梦境的美丽”的自然景物了。他最喜爱和自然景物相亲；不仅相亲，他能融化陶醉在自然景物之中，至于忘了自己。去年的初夏，他到杭州去，中途在我的乡间住了三天。那正是新苗透出不容易描绘的绿，云物清丽，溪水涨满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忙，不能每天陪着他玩。他看惯了中原的旷野，骤然见到江南的田畴，格外觉得新鲜有趣。他独自赤着脚，跨进水齐